

論語心解 (下)

无生 著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論語心解 (下)

无生 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目 录

(下)

先进篇第十一（凡二十五章） / 265

颜渊篇第十二（凡二十四章） / 293

子路篇第十三（凡三十章） / 319

宪问篇第十四（凡四十七章） / 351

卫灵公篇第十五（凡四十一章） / 401

季氏篇第十六（凡十四章） / 447

阳货篇第十七（凡二十六章） / 467

微子篇第十八（凡十一章） / 499

子张篇第十九（凡二十五章） / 515

尧曰篇第二十（凡三章） / 545

种茶人书院 / 552

写在后面 / 553

后记 / 555

附：孔子年表 / 556



論語心解

先進篇第十一
(凡二十五章)



【〇一】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

孔子说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”先进指先辈，后进指后辈，有不少古今大师、学者就是此种解读，我个人保留意见。依个人体会，孔子说的“先进”与“后进”是当时社会的两个群体。先进是代表越接近生命源头的人，譬如孔子、颜回、老子等。后进代表离生命源头较远的人，也就是还没有体道、悟道的人，譬如子贡、子路、子夏等一大群人。

野人，是描述先进者在礼乐方面流露出来的生命状态，像返璞归真的野人一样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实实在在，真诚真心，清清净净，没有过多形式的浮华。就如孔子的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在其中矣”，颜回的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居陋巷，不改其乐”。还有老子的小国寡民，“使民复结绳而用之”，“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。

君子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，就是形式与内容相匹配，很协调。但这里的君子还不是生命至高境界。《论语》有言“质胜文，则野”。这里的“野”与本章中的“野”有本质上的不同。

禅宗有一公案讲到三个层次。第一层是“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”，就是“质胜文，则野”的“野”的状态，还处于无智、无污染状态，如婴儿乎。第二层是“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”，是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的生命状态，还是有我、有欲、有求、有苦呀！第三层是“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”，是经历红尘洗礼，洗尽铅华，回到生命的原点，处在归零的生命状态。也就是真正的赤子之心，是经过有我、有欲、有求、有奋斗后，回到“野人也”。真正来到心与空相应又融入空，心包太虚，无有挂碍。无智亦无得，真的像野人一样，这是拥有高等心灵品质的人呀！

有什么样心灵品质的人，自然就会把这种心灵品质融入礼乐中，也自然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里，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“于礼乐，野人也”。所以孔子深观当下的实相，自然流露出“如用之，则吾从先

进”。就是说：“但若用礼乐的话，吾还是愿从先进者这一类呀！”

从这句话的流露，可以体会孔子的心灵品质。他是与返璞归真、纯净本心的“野人”相应，是饱受风霜后的天真、淳朴。这才是真正如如不动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可以经历任何境界的考验，在尘不染尘，享受当下存在的一切。不论有多艰辛，多不好，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，也都是大自然法界的恩赐。只有心存感恩、知足、快乐呀！

【〇二】子曰：“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德行：颜渊，闵子骞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语：宰我，子贡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学：子游，子夏。

孔子说：“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陈、蔡，就是陈国、蔡国，孔子周游列国时有陈蔡之厄。他六十岁那年在陈国绝粮，在蔡国遭厄，困顿于陈蔡。意思是：“陈蔡时跟随我的弟子们，当下此刻都不在门下了。”这是实相的描述，是孔子看到在陈蔡时跟随他的弟子或死或散。此时他七十余岁，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，面对这一切，无能为力。

生、老、病、死不是你我能决定的，是每个当下遍一切处都在发生，这与年龄辈分、地位、名望、财富、权力等无关呀！譬如颜回是德行第一，三十二岁就去世了，“今也则亡”。当下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全然接纳当下这一切，彻证无常、无我、缘起性空，融入一体世界，就在不生不死涅槃寂静的世界，净土、天堂就在当下，极乐世界就在眼前，不在他方。

孔子深知要实现礼运大同的世界，关键是迈向高等心灵品质。万物各安其位，唯人类的心不知足、不安分。要让人类迈向高等心灵品质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教育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办私学的人，提出“有教无类”，超越了种族、年龄、等级、国界、宗教、宗派等。天下有志于学、志于道的青年，纷纷从各地来到孔子身边。

他因材施教，设有四科，分别是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这四

科每个人都学。其中德行科最突出的代表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科就是外交之辞令，有宰我、子贡二人。在政事方面有冉有、季路。在文学方面有子由、子夏。其一方面特别突出的是自己的所长，就扬其所长。其他三科也是要学，不是不行，只是不是特长而已。

孔子弟子三千，七十二贤人，孔门十哲，为大同世界种下种子。由各种复杂因缘和合，种子慢慢地生长、发芽，长成幼苗、小树，最终将长成大树。这棵树就是大同世界，树上的叶子就是你、我、他，天下本是一家人，我们就是生命共同体。这棵树已长了两千五百多年，还一直在成长，还需家人一起来呵护。唯有提升人类心灵品质，才能实现呀！生命教育也就是教育的核心呀！

【〇三】子曰：“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

孔子说：“回也，非助我者也。”意思是，“颜回呀，他不是一个有助于我的人呀。”从表层的含义看，有点贬义。但为什么“非助于我也”，孔子却又是对颜回如此喜爱、赞叹呀！譬如“贤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！”

道本无名，又是无形无相，很难穷尽，问题越多，精微益显。孔子也曾说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”颜回是一听就能心领神会，闻一知十，又是勤而行之。

“于吾言无所不说”。说同悦，内心的喜悦法喜充满。孔子说：“颜回对我说的话没有不感到喜悦的。”孔子之言是从纯净本心流露出来，是来自灵山的声言，没有污染，如源头活水，清清净净，超越二元对立。颜回用纯净的心灵来听，用归零的心来接收，没有添油加醋地去污染，自然也是得到清静甘甜源头活水，心领神会，心心相印。

就如佛陀与迦叶的拈花微笑，无需言语、文字、经典。不立文字，就是融入了言语道断的一体世界，当下遍一切处存在的实相世界。心花朵朵开，法喜充满。这实相的世界就是当下存在大自然、宇宙的一切。颜回是直截回到活生生的大自然，向大自然学习，不断求真求证，格物

致知，发现孔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语。

此章的言外之意其实是孔子深喜颜回，夫子赞叹他的心灵品质之高，闻语即解，心领神会，喜悦于心，不复问难。有此知己者，孔子能不高兴吗？能不赞叹吗？真的如孟子所云：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乐也。”孔子是真乐了！

【〇四】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
孔子赞叹闵子骞说：“孝哉闵子骞！”闵子骞与颜回同科，是德行科特别突出的弟子之一。孔子在这里是赞叹闵子骞真孝呀！孔子心目中的孝是什么呢？在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第一》中，孔子与曾子对话时说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”能让孔子如此赞叹的人，即使不及颜回，最起码也是在立身行道之上。

孔子其实也是在告诉弟子们和今人真正的孝是什么？孝的核心、精髓是什么？孝的终极目标是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两千多年来，有宰相，有状元，有大富翁，也有无数修道人，又有几人能做到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呢？孝不是停留在物质层面，给予父母金钱与食物，也不是停留在口头上。孝的真正精神在《孝经》里是描述得很清楚，孝是要真的做出来。

《大学》有言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真的只有身修才能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行孝也是修身的一个法门而已，这法门与闵子骞特别相应。《艺文类聚·孝部》引《说苑》记载，闵子骞后母偏爱自己生的两个儿子，冬天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穿又厚又暖的衣服，给闵子骞穿的却是以芦花冒充的棉衣。闵子骞的父亲发现了，要逐出后母。他却向父亲苦苦哀求说：“母在一子单，母去三子寒。”这一番话出自肺腑，他父母昆弟都被感动、震撼了，父亲取消原意，后母也因感激而成为他的慈母，两个异母弟弟也是行悌道。

“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”。间，与《论语·泰伯·二一》的“禹，吾无间然矣”之“间”是一样的，就是“非议”的意思。也就是“让他人对父母昆弟无话可说。”其父母昆弟之言，正是其父母昆弟之所为。真的是知行合一，名副其实，自然是没有人有话可说啦！

闵子骞做得特别棒，已感动孔子，家里的父母、昆弟也是感动效仿，也做得相当不错。他一个转念，一家子变成了和和睦睦，家自然就齐了，天堂、净土自然现前。转念就是修行的核心呀！

【〇五】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“南容三复白圭”。南容，就是南宫适，此人在《论语·公冶长》出现过。三，表示多次。复，表反复。这是描述南容多次反复地在念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：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意思是：“白玉的污点尚可磨去，若言语有缺失，则无能为力，不可磨呀！”

南容反复多次地吟咏，又正思维，深知修行是修正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他是通过口行不断自我反观反省，净化意根，心灵纯净清静。也就是“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”也是《道德经》里的“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”

说话冲动正是南容特别突出的缺点，他有时候是无意识地讲话，伤害了他人，自己还不以为然，结了恶缘也不知道。即使是自己不知道，也不会因为自己不知道、不以为然，就没有因果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南容深知其中之害处，即“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”。南容三复此言，有意用此警言自戒。

在《论语·公冶长》篇，孔子也曾为他点赞，说：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”南容真的是做到能慎言。所以“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”。孔子把侄女嫁给了他，其实这是对南容最大的肯定。能让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，他的心灵品质是很高的。反过来，南容也是孔子的一面镜子，我们可以通过南容更全面了解孔子的心灵品质。

孔子也是告诉弟子们可以通过身边的人，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想藏也藏不住。你的身、口、意及身边的人、事、物，都会告诉他人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是赌徒、酒鬼，身边就是赌徒、酒鬼，身上也流露出赌徒、酒鬼的身口意。你是商人，身边就是一群商人，自然满口商人用语。真的是一目了然。

【〇六】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。”^①

【〇七】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，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”

颜路，名无繇，是颜回的父亲，也是孔子的弟子，小孔子六岁。椁，古代的棺材，内棺曰棺，外棺曰椁。颜回死了，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卖了，为颜回做一副外棺。孔子聆听之后说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”鲤，名伯鱼，孔子的儿子，先于颜回去世。就是说，论才华，伯鱼不及颜回。论父子之亲，两人是相同的。这是实相，永远不会变。伯鱼是我的儿子，颜回是你的儿子。伯鱼也死了，他也只有内棺而没有椁。

孔子是深知棺椁制度有规定，天子四重，上公三重，侯伯子男二重，大夫一重，身为“士”以下则不可以加椁。孔鲤、颜回均为“士”，“有棺而无椁”正合乎他们的身份，也合乎礼呀！孔子是要恢复礼乐制度推行礼运大同世界，他自然就会在人们日常工作、生活中点点滴滴、一步一脚印地去做出来，以身作则，自然坚持“有棺而无椁”，坚持合乎礼。孔子也是了解能“克己复礼曰仁”又能“簞食、瓢

① 本章可与《论语·雍也·〇三》合参。

饮”弟子颜回的本意，唯有颜回与孔子是心心相印，心有灵犀。这是颜回父亲颜路所不能的呀！

孔子为了让颜路心服口服，又说：“吾不徒行以为之椁，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”徒行，出入无车，就要徒步走。也就是说，我儿子孔鲤死时，我未曾卖车为他作椁。我做过大夫，虽然今天不在位，但国有大事，仍然要上朝，不可以无车徒行呀。

此章又有一启示，孔子的话里未说一句未可或责备的话，说的句句是当下实相。颜路没有不明白的，都能在当下现观到，是清清楚楚，也是心服口服。这里流露出了孔子的智慧，他身心柔软，能够很柔和地与颜路沟通，做到了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将心比心。这整个场景、过程、实相，都是活生生的，这本身就是身教。老师自己先做到了，就是行不言之教，无须太多言语。而弟子无不震撼、感动。这与读千卷万卷的经典、学历、地位、权力、财富等没有关系。静下心来叩问自己，能做到吗？

【〇八】颜渊死，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

颜渊三十二岁死了，此时孔子是七十一岁的智慧老人，到了“随心所欲而不逾矩”的境界，为什么还说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呢？天，指宇宙、大自然。“予”即我，我就是宇宙中的微尘中的微尘……在浩瀚宇宙之中，真的是微不足道。我也是宇宙众多因缘和合而生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是，真的像《道德经》说的“疏而不漏”。每个人都是大自然之子，上帝之子。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又都是如此神圣的，独一无二的。没有谁比谁高级，实相是人人平等，只是因缘不同，使命不同而已。

在大自然中只有变化，没有生死，只是缘聚而生，缘散而灭。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，死也不是你我主宰的。不是有神通、博学，或是大师等就不会死，佛陀、老子、孔子也都去世了。生死变化是整个宇宙大自然的事，不是我们能主宰的。

大家静下心来，用宁静的心灵深观，这里是不是句句是实相呀！没有大自然就没有孔子，这一点孔子一定非常清楚。他也知道自己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，但知道唯一能解脱生死的就是心融入大自然，与道合一！孔子曾说过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这是体道、悟道、得道之人所流露出的心声。他当然也知道颜回是不是一位得道之人。自己已经是七十一岁的老人，生命将尽，而颜回在三十二岁先自己死去。大道无人相传，若天丧己呀！自然就会说：“啊！天丧了我，天丧了我。”这是常情，也是合乎中道呀！

【〇九】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从者曰：“子恸矣！”曰：“有恸乎？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？”

“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”恸，哀伤过度。孔子到颜家吊哭，哀伤过度。随行的弟子们看到了，提醒他说：“子恸矣！”就是说：“先生过哀了。”孔子全然融入，恸而不自知，一下子没有回过神来，疑问道：“有恸乎？”意思是：“我有过度哀伤吗？”继而回神一想，真的太投入啦。又说：“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？”夫人，当此人讲，是指颜回。意思是：“我不为颜回恸哭，当为谁恸呢？”若只是为了颜回这一肉身而恸哭，那真的是过度哀伤。但为这位体道、悟道、行道、得道弟子颜回而恸哭，那是不过分的。

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孔子、颜回都闻道了，深知生死真的没有什么，只是变化而已。颜回与每一个人都一样，都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加空，众因缘聚合而生成的。每个人都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有一副肉身，有一颗明觉的心，还有受、想、行呀！为什么孔子只为他恸哭呢，真正的不同在哪里呀？颜回经商比不上子贡，勇猛比不上子路，文学比不上子游、子夏，又不是高富帅，他最根本的核心是什么？

颜回是找到生命的核心，生命的源头。当然也知道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。他与孔子心心相印，是孔门的真正传人，是人类的一盏明灯，可以协助人类走向光明。今也则无，能不恸乎？

梅贻琦先生说：“大学者，乃有大师之谓也，非大楼之谓也。”大师在，大学存；大师去，大学亡。有大师才有大学，不是美丽的校园加钢筋水泥的校舍就是大学。今日全世界有几所大学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呢？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们，心量真的是大得无边无际吗？心又能安详、自在、知足、博爱吗？

【一〇】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“不可！”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“回也，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！”

颜渊死了，门人想厚葬他。门人，指孔子的弟子，也就是颜回的同学。厚，是指逾其家之财力而言。颜子家贫，厚葬不合乎礼。孔子说：

“不可！”厚葬逾礼，不是生前“簞食瓢饮，居陋巷，不改其乐”的颜子本意。只有孔子才知道他的原意，连他父亲颜路都不知道儿子的本意。父母不一定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人。孔子不许可厚葬，是呵护颜回心中的礼，爱之以德，但未能阻止。

“门人厚葬之”。颜回的同学还是厚葬了他。事已至此，孔子只能感叹地说：“回也，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！”犹，如。意思是：“颜回呀！你看待我如同父亲一样，而我却不得看待你如伯鱼一样，使你的丧葬不合乎礼呀！不是我要如此，都是你的同学们做的主。”

这里不是孔子要推脱干系，厚葬颜回真的不是孔子本意，孔子内心其实是自歉又责备门人。他自己曾说过：“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。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颜回死后，孔子从“请车”“天丧予”“哭之恸”到“厚葬”之事，一直在践行这句话。他努力做出来，情深而礼薄，爱之以德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约礼之难，真的要做到“礼乐，野人也”是真的不易呀！这里个中的奥妙不是门人所能体悟的，只有颜回才能体会到老师的苦心，孔子真的是掏心掏肺呀！

【一一】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曰：“敢问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这章的意思是，子路问：“如何事鬼神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不能侍奉好人，怎么能侍奉好鬼神呢？”子路又说：“我斗胆请问，人死后如何？”孔子很肯定地说：“还没真正知道生，怎么能知道死呢？”

这两句话很精彩，关乎每一个生命的终极目标。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，谁都逃脱不了，而且是每一个当下都存在的，是遍一切处。这是实相，人人平等。人与鬼神，生与死，就是大自然中存在的现象，像阴阳一样，来自无极。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即阴阳……只是因缘不同，而生成不同的现象。譬如人活着时为人，人死后尸体化为一缕青烟和一点灰，而那个能动、能说、能工作的人去哪里呢？它又是什么呢？是鬼吗？是神吗？名相不同，但所指是一样的。

一个人生时是活在宇宙中，死时也是回归到宇宙中，以不同形态存在。对整个宇宙来讲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。譬如在气温零度以下，水生为冰；零度以上，冰融为水，冰死了生为水；继续升温，水死了生为云。可以视冰为人，水为鬼，云为神。这其中 H_2O 是没有变化的，只是形象不同。

不论是人，还是鬼神，一定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加上空，众因缘聚合而成。人、鬼、神是一如也，都有一颗与空相应的清净本心，能真诚真心地事人，自然也能真诚真心地事鬼。还有特别提醒的是，神也可以解读为那些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的人，如关羽、诸葛亮等，他们死后被人们称之为神，我不反对。但我深知真正的神一定和每一个人生命都息息相关，没有它，我们会死。也就是大地、阳光、空气、流水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之神呀！

那生死呢？生死也就是一如也，而且就是存在于当下这一刹那，是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当下实相的存在是没有生死，只有变化，过去是如此，未来也是如此。只有心澄静下来，才能深观当下整个宇宙是无常流动变化。前一秒钟的你和整个宇宙是不是不存在？而当下还是在不断生生灭灭，不断变化呀。你只有融入当下无常法流，行走在中道上，

空明觉活在当下，才能真正亲证当下一切活生生的存在，也即是“知生”。当下“知生”，自然也就“知死”。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，是同时存在于当下，不在未来，也不在过去。

此章是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，他的答案是肯定的。只要随顺当下因缘，清醒明觉地活在当下，当下即是在“事人”，又是“知生”，就能安心自在。其余的不是你我能决定、能主宰的，就交给最伟大的大师大自然吧！

【一二】闵子侍侧，闾闾如也。子路，行行如也。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

“闵子侍侧，闾闾如也。”闾闾，中正又和颜悦色。如也，……的样子。闵子骞侍奉在孔子身旁，流露出一派中正和悦的气象。“子路，行行如也。”行行，刚强的样子，像《三国演义》张飞的怒目圆睁状。子路侍奉在孔子身边则是一派刚强之气。“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”侃侃，和悦的样子。冉有、子贡也是侍奉在孔子身旁，流露着一派和悦之气。

这是描述孔门十哲中的四位弟子，他们通过孔子因材施教、诲人不倦，自净其意，扬其所长，各尽其性，生命得以舒展。就像是长在大地上的苍松一样全然伸展舒放，充满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，而不是像种在花盆里的松树，给人的感觉是病态，有气无力。为什么在大地与花盆里面的松树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？

如实地见到这四位弟子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自然流露各自的性情，“子乐”是真的呀！能得天下英才而教授之，乃人生一大乐也。孔子现观身旁的弟子，他是从心底流露出的快乐，真很高兴呀！孔子真不愧是至圣先师，是当下所有老师的楷模，也是世界教育界的明灯。

当下应试、标准化、流水线的教育不断抹杀孩子的灵性与慧命。一个有灵性充满生命力的孩子，进入学校这加工厂，流出一个个标准化工具型人才，丧失人的灵性。值得全人类深思呀！

孔子看了看子路，对着他说：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然，是未定之辞，并非必然。意思是：“由呀！我想你会不保天命呀！”后来子路果然死于卫乱呀。如果孔子真的可以预测到子路一定会不得其死，而且快被人剁成肉酱了，他就会阻拦他。孔子并不肯定，他只是看到子路这种刚强的性格，又是在卫国做事，深观当下众多因缘，子路“不得其死”的几率是大大增加。

孔子是易学大师中的大师，《易传》是由他亲自编撰的，他深知宇宙中奥秘。其实生死不是你我能决定的，也不是孔子自己能预测的，是大自然决定的。这里孔子只是对子路一种告诫而已，就好比一位十分熟悉水性又很自负的人，是不是比不敢到水边玩的人更易溺水身亡呢？还有知法的人易犯法，钻法律空子，锒铛入狱。身边有很多鲜活例子。

空明觉活在当下比所有预测大师还灵，坚持“诸恶莫做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”。当下转念，这是最好的消灾呀！

【一三】鲁人为长府。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“鲁人为长府。”鲁人指鲁君，即鲁昭公。称“鲁人”是春秋笔法，讳言而言。长府，是鲁国储存钱粮、武器的大仓库，是国家的钱袋子和兵器库，对于国家的统治来说可谓至关重要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载，当时昭公居长府，欲讨伐季氏。因其毁坏，略加修缮改作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意思是，鲁昭公计划要改作长府。“閭閻如也”的闵子骞知道这一计划，他就说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仍，因袭。旧，以前。贯，事也、事例。意思是：“照原来的样子不好吗？为什么要翻建呢？”

孔子听到这句话，就在朋友圈给闵子骞点赞，又给他一句评论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就是说：“别看闵子骞这个人平时寡言少语，没想到在关键时候一语中的呀！”孔子一方面是肯定闵子骞的智

慧，能够在“鲁人为长府”这背后复杂因缘、背景中，看得如此透彻一语中的。唯有他心能宁静下来，达到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，才能看得如此清楚，孔子为此点赞。

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，孔子是肯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。”时下不论是经济、政治、文化，对鲁国来说，改作长府都是不合时宜的，会劳民伤财，还可能会引起国家内乱。季氏得民已久，非武力可相制，昭公伐季氏是力不足。两者力量悬殊太大了，此时昭公改建长府是会打草惊蛇，也会成为引起内乱的导火线，后来昭公自己也真的不能自保。同年九月，鲁三家大夫一起攻打昭公，昭公奔于齐。

孔子认同闵子骞，是劝鲁人不可为长府，照旧的样子下来就可以。至于鲁昭公有没有听进是他自己的事，但有没有说是孔子的责任。若鲁昭公也能静下心来，听进一番对话，深观当下自己的因缘，也不至于后来的结果。能在未然时转念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，又能利益百姓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呀！

【一四】子曰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

瑟是一种乐器，七弦为琴，二十五弦为瑟。《白虎通·礼乐篇》论五声八音说：“瑟者，嗇也、闲也，所以惩忿窒欲，正人之德也。”弹瑟是要流露出心平气和、闲嗇之状。而子路性情是“行行如也”，一派刚强之气，弹瑟缺少和平之气。《说苑·修文篇》以及孔子《家语》都说子路鼓瑟有杀伐之声，其实这是孔子在子路的瑟声之中听到的。

孔子是一位音乐大师中的大师，不会随便乱讲，是如实说。他自己也是游于艺，入于道，与道合一，自然对自己的弟子也是要求来到此境，所以才说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”意思是：“仲由的鼓瑟声，为何发在我的门内呀？”

这里孔子并没有责备子路的意思。这句话是有所指，只是门人不了解孔子的用意，听到孔子这么说，就表现出不恭敬子路的神色。子路毕